

台风夜

楼耀福

十岁那年的夏天,我经历了一场肆虐横行的台风。那夜,风雨交加,弄堂里左邻右舍那些简陋的旧屋摇摇晃晃,仿佛随时有可能被飓风席卷而走,院子里我阿爷种的那棵石榴树被狂风连根拔起,横卧在地,如注的暴雨瓢泼般冲刷着它的枝叶。屋顶上的薄瓦、油毛毡呼地被风卷走,在十几米外的半空中又被重重地扔下。

第二天,狂风暴雨愈烈。里弄干部穿着雨衣在我们家门口动员:“今天夜里风还要大,强台风,气象台说,这是几年来来势最凶的。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,住在弄堂里的全体居民必须全部转移!”声嘶力竭的喊声很快被呼啸的暴风吞没。

转移安置的地点是附近的源康祥毛巾厂。

我们家那时七口人,阿爸姆妈,我和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姆妈一手抱着才一岁的妹妹,一手撑着雨伞,肩膀上

还一前一后搭着用布结在一起的包袱。阿爸抱着三岁的妹妹,风雨太大,他觉得撑伞一点也不管用,干脆用外衣罩住妹妹的身子,捂在胸口,自己淋着雨,在风雨中连奔带走。我们三兄弟跟着爸妈,在黑夜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。一开始我穿着雨鞋,不小心一脚踩在水坑里,污水一下子灌进鞋里,我干脆赤脚走。风雨交加,撑开的雨伞,被一阵飓风吹得反转过来,成了喇叭花似的。雨打在我身上,鞭抽似的痛,须臾,全身已被湿透的衣衫裹紧了。我的两眼在雨中艰难地睁开,每走一步都得花很大力气。两个弟弟跟着我,黑夜,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中,两个弟弟更是像两株随时被风雨卷走的小树。全家人那种惶惶然,分明像是一次灾难。

姆妈边走边在念叨,我听不清她具体在念叨什么,只是隐约感觉到她在牵挂屋里留下的一些不怎么值钱的

家产,要是这阵强台风真的刮倒或掀走了房屋,一家人将怎么维持生计?

临时安置地是毛巾厂二楼的一个大仓库,足有五六百平方米。到了那里,我没想到已经拥挤了几百人,除了有我熟悉的小伙伴外,还有更多的是我并不认识的人,他们来自别的棚户区。留下的容身之地已不是很多,为抢占落脚点,有人还争执起来,有两个男人差一点要打起来。我姆妈见状,很知趣地找了靠门口的角落,尽管门口风大,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。

一家人的衣衫被雨淋了个透湿。幸亏姆妈有预见,她肩上搭着的两个包袱全是替换衣服,虽然不同程度地也被淋湿,但相比穿在身上的显然要干许多。身上的衣服透湿得能绞出许多水来。姆妈担心湿衣让我们着凉感冒,刚一停当就为我们脱下湿衣,用毛巾一一为我们擦干身子,再换上干衣服。当我一丝不挂地站在几百号人的

众目睽睽之中时,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了身体。我看见了人群中的女孩,被她们看到,那有多难为情?

姆妈找地方绷了一根粗纱绳,把我们换下的衣服在门口一一绞干,抖开,挂晾在纱绳上,然后轻舒一口气。在地铺上稍坐片刻,她又站起。这时我发觉,全家七个人,唯独她没有换掉透湿的衣衫。

一下子静下来后,见到这么多人挤在一间大屋里过夜,男的女的,老的,小的,各种口音的交杂,平日里牛哄哄的和低声下气的……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体验,各色人等在一个屋檐下,似乎都变得差不多了。

换上干衣服的两个弟弟很快找到玩伴,玩游戏、斗鸡、摔跤,在中间的走道里比赛跑步,把这个大仓库当作了竞技场。

我又听见门口窗外风雨的肆虐声,那声音大有吞噬世界的气势。远处

似乎有房屋一间连着一间倒塌,大树一棵棵被连根拔起,更远处的海面上似乎有晚归的渔船被风浪淹没……姆妈也似乎看到了这景象,她坐立不安,把我们两个妹妹托付给父亲,说:“我要到家里去一次。”

说罢,她冲了出去,冲进风雨大作的狰狞夜色中。

“姆妈——”我在后面喊她。“依回来——”阿爸也大喊。姆妈没有听见。瓢泼大雨在飓风助威中,恶浪一般。

半个多小时之后,姆妈浑身透湿地重新出现在仓库门口。她颤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来,塑料袋一层层裹得严严实实。姆妈声音哆嗦着对阿爸说:“你看看,淋湿了没有?”阿爸打开后,我看到被层层紧裹的是一个小铁皮盒,铁盒里是我们家的那本购粮证和一叠粮票。那一年,国家已开始粮食统购统销,居民购买粮食必须凭证凭票了。

岁月留影

秋日甘蔗甜如蜜

雷国辉

秋风送爽,甘蔗上市。我虽并不热衷于水果,但每每秋冬季节,都会隔三岔五地买甘蔗回家,和家人一起品尝,享受其甘甜。这大概是源于儿时对甘蔗的喜爱。或许,童年的味觉效应,往往伴随一生。

幼时我家远离城市,受当地条件所限,苹果、香蕉之类的水果实属稀罕物。而附近村民利用田地少量种植的甘蔗,常在秋季成熟时运到街上集市零售。因此,甘蔗算是当时我们经常能买到的水果了。后来每当吃甘蔗时,我总会禁不住感慨,那时的甘蔗可谓是在下里巴人舌尖上的甜头。

甘蔗又称薯蔗、干蔗、糖梗等,是唯一的茎用水果,其茎秆实心,像竹子一样有节,顶端叶形似剑,如同兰草一般舒展。甘蔗富含糖分与水分,以及各种维生素、脂肪、蛋白质、有机酸等物质,营养丰富,具有清热上火、生津润燥、补肺益胃等功效。由于其铁含量特别高,居水果之首,故甘蔗还有“补血果”的美称,被我国古代医学家列入“补益药”。甘蔗貌似普通,虽不“高大上”,但其食用价值却令人刮目相看,享有“秋日甘蔗赛过参”之誉。

小时候,看到街上有人售卖甘蔗,我和弟弟就会央求母亲买一根解馋。那时,甘蔗按斤两论价。摊主拿着秤钩,挂起一根甘蔗称重,明确价钱之后,俯身用小刀麻利地将其刮干净表皮,削去带叶的梢部,再按节斩为小段装袋。我们兄弟便兴高采烈地带回家,分而食之。在甜汁的充分浸润之中,味蕾获得极大的满足。有时我吃完了自己那一份,看到弟弟那尚有“存货”,就

以花言巧语在他那再要一节甘蔗吃,方才善罢甘休。长大后,弟弟对幼时的我多吃多占的行为一直“耿耿于怀”,每每相聚总要拿出来说笑一番。

甘蔗还有丰富的纤维,在反复咀嚼时如同用牙刷刷牙,能去除口腔中的垢物,从而提高牙齿的自洁和抗龋能力。当然,甘蔗比较坚硬,尤其是节部,颇为难啃。我曾听说有人因咬甘蔗而崩断了牙齿,引得我一阵窃笑,也庆幸自己未有过此种遭遇。看来,没一口好牙,难以成为资深吃货。

甘蔗一般直接生吃,亦可熟食。儿时家里若有甘蔗,奶奶总会将其切成手指大小的若干小段,煮饭时一并煮熟,再慢慢享用。这种吃法可能更适合老年人的口齿与脾胃。如今,甘蔗可以用机器直接榨汁,若加热后饮用,相比咀嚼原物,似乎多了份优雅。

少时吃的甘蔗都是青皮,多年后我又吃到了紫皮甘蔗。如今水果店里往往并列出售这两种甘蔗,以单根定价,一根青皮甘蔗比一根紫皮甘蔗略贵几块钱。两者营养成分基本相当,只是在甜度与口感上有所差别,如同一对兄弟,基因相同,个性各异。总体而言,青皮甘蔗更甜、更硬。

不论哪种甘蔗,都是根部比梢部甜。吃甘蔗一般应从顶端吃起,由梢及根,这样才能越吃越可口。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记载,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“啖甘蔗,先食尾。人问所以,云:‘渐至佳境。’”顾恺之总结了吃甘蔗的乐趣,且另有所指,寓有深意。愚以为,人生况味亦如吃甘蔗,先苦后甜,才会越来越有滋味,渐至佳境,回味无穷。

燕归梁·伏弄路览胜

汪卫平

白鸞群飞尽悦欢,恋西部田园。清流倒映绿丛环,近步道、憩凭栏。

青砖黛瓦,平台临水,五彩画墙连。初心赓续溯真源,看村落、展景观。

行吟天地间

时东兵

云不高不低
水不近不远
想象中和谐的景象
诗人行吟天地间
与山山水水交流
抒胸中激情与豪气
水不藏匿自己
如数还给大地一片绿色的价值
不在点缀,在于奉献

天行健自强不息
忙碌而有序运转
晨钟暮鼓 渔舟唱晚
黄昏无限好
一抹晚霞开启梦境
青砖黛瓦 弯曲古巷
这片绿老去,那片绿新生
世上代代有新人
故乡满眼是丰收!



陌上浅浅秋 孔祥秋/摄

黄昏,徜徉在一条路上

陈文华

家”,两个村血脉相连,少不了丰年留客足鸡豚的胜景,农忙时更是守望相助,至今仍记得表哥表姐全家出动帮我挑稻抢收的场景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宁静的乡村生活被打破。《嘉西乡志》载,1987年,乡政府投资19.6万元,将胜利村的一段“样板路”向南拓建至辛勤村,往北打通至高义桥,全长4.1公里,升格为乡级机耕路,并定名为胜辛路。

在我记忆中,胜辛路以碎石代煤屑铺面的历史持续了多年。那时舅舅正值花甲之年,每天清晨都骑着小三轮,过胜辛路,登高义桥,到西大街叫卖自家种的蔬菜。对他而言,自食其力挣点小酒钱,既自豪又其乐无穷。

1993年,随着嘉定撤县建区,胜辛路迎来华丽转身,路面不断拓宽,路又继续延伸。当年正在筹备婚礼的我,买了热水瓶脸盆等不少坛坛罐罐,因那时没有私家车,于是请同事帮忙骑车驮回家。恰逢胜辛路又一次修整,新铺的沥青路面平展光滑,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浓烈的柏油味道,但我们却不觉得刺鼻,一路都在感叹“这路太漂亮了”。

西门外的这片土地,蝶变似乎只在一夕间。1992年,嘉定工业区成立;1994年,被列为市级工业区;1995年,工业区第一家企业投产……此后,精准医学产业、智能传感器及工业互联网等产业集群遍地开花,“眼观六只棵间稀,双手弯弯拔六棵”,“锄头弯弯两面快,去草长出好苗头”,千年固守的

农耕生活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进入21世纪后,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诗化出“千米一湖,百米一林,河湖相串,荷香满城”的嘉定新城。胜辛路两边,渐次崛起新式小区、商务大楼,错落有致,鳞次栉比。从前的远亲皆成近邻,公交线路开通到各小区门口,轨道交通每天往返于市中心区和苏州。剧院、图书馆、三甲医院,往日的遥远而今都触手可及。从乡到镇,到嘉定工业区、嘉定新城,短短三十年,今人就将古人说的“沧海桑田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。安泾河洗尽铅华,两岸绿树成荫,各类植物繁花似锦,逐步蜕变成一条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;胜辛路越发壮大了,最宽处有十车道,全长24公里,南达江桥,北通华亭,当年默默无闻的乡级路一跃为贯穿南北的城市主干道。最是无声胜有声,这河,这路,是城市化进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。

想起日前参观嘉定城市规划馆时,导游对嘉定未来的从容自信,不禁莞尔。就在此时,不知何处的一声鸣笛,惊起群鸽飞过晚霞涂染的天空,我闻声抬头,随鸽群拍打的翅膀远眺,目光尽处,在悠长辽阔的路的上空,长日落日圆的壮美梦幻般落在我的眼帘并直击心房,她热烈饱满,却又宁静祥和,是如此熟悉。我的眼眶忽然湿润起来,我下意识地踩下油门,冲入这厚朴壮美的黄昏,快速走上这深邃的回家之路。